



【导读小语】

墨尔多神山、美人谷充满神秘，让人仿佛置身东女国中，也让人触摸到藏区女性的美丽、善良、醇香。

丹巴嘉绒藏区，据说是历史上神秘消亡的东女国，“嘉绒”即“女王的河谷”。这里依旧保留着许多女国文化遗风。比如，以女性为中心的婚姻形式和家庭组成，女子服饰传承的古典的“尚青”，至今还保存完好的女国时期古碉楼建筑及其作为女性生殖崇拜象征的碉房楼顶的“煨桑”塔，等等。

所有到过丹巴的人，都会惊叹丹巴的“三绝”：甲居藏寨，碉楼群，美女。而最让外部世界惊奇的是美女：一个只有七万人的县，竟有三千多女子在成都乃至京城从事歌舞演艺职业。多年来，学者们从神话、传说、民俗、历史、地理、生态、文化、现实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认真的探究，前提是：嘉绒是美人谷；结论是：嘉绒的确是美人谷。

嘉绒藏族从古至今信奉墨尔多神山，“墨”在藏语中一般指女性，也就是说，墨尔多是女神山，是女权崇拜的象征。东女国是由女人全面管理的国家。直到今天，每年5月，人们都会在古寨碉楼下，为年满17岁的女孩举行盛大隆重的成人礼，全寨男女老幼献上哈达，载歌载舞。而男孩是没有这种待遇的。

从藏史《贤者喜宴》、《西藏王臣记》、《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等书中，可以查找到吐蕃以

端酥油茶 的卓玛

◆陈世旭

前子从母姓的历史记述。在西藏，喜马拉雅山诸峰全是女神，遍布藏区的大地之神十二丹玛也是女神。一首藏族民歌向春季女神发出了这样的请求：“春季的庄稼女神啊/请赐给我们土水风火吧/我这藏红花呀/正要扎下根啦。”人们拜倒在女神足下，透露出藏民族对史前母系时代的集体追忆。这也让人对逝去不见踪影的“东女

国”浮想联翩。

传说，许多年前，一只凤凰飞到墨尔多山，化作万千迷人的美女，墨尔多神山便成了美女如云的地方。

传说，东女国女王爱泡温泉，爱吃温泉香熏的高山香梨，因此天姿国色。民间女子皆仿效，于是美女遍布国中，以致因美色亡国。

我们是在将近傍晚的时候来到大金川西岸上的甲居藏寨的，星罗棋布的藏房铺满了海拔两三千米的山坡上。山脊上，三面悬空的巨石上建着碉楼，整座藏寨都处在它的威仪之下。触摸着它粗糙的肌肤，仿佛触摸一个久远的符号。神灵已经在雪山上生活了几十个世纪，一个民族原始的思维构架倚山而立，暗示着时间的悠远。它们是生命和美丽的保佑者，这是一种执著的坚守，守望灵魂永恒的驿站。

仰慕已久的丹巴美女，花头帕，红长裙，古韵悠然，优雅端庄，一如从远古款款而来。风中飘动的鲜艳裙摆，如同对面绵延的山势此起彼伏；灿烂的微笑，像是被满山鲜嫩的黄庐和火爆的枫树所装饰。历史的流风遗韵与眼前的现实交织成迷幻的梦境。

埋藏得太久的美人谷，揭开羞涩的面纱，以娇艳的盛装，捧出撩人的风情，给世界一个惊艳



【导读小语】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活得更知性一点。

永远的浪漫

◆池 莉

首先，让我们走得远远的。远远地，再回头，看一看，甚至都不用想，那千百年前的太阳，便又一次地升上了我们的天空。这的确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只有一辈子，通过阅读，我们可以拥有几辈子。尤其像这本书，如此直观和真切，具有高度的触摸感和细腻的体味性，完全可以使读者就像活了一百岁乃至更高寿。

不知天远就不知地阔，不知山高就不知水低，不知他人的伟大就不知自己的渺小，不知社会历史的漫长就不知个体生命的短暂。这样的一些感受，不是我的独创，是通过这本书的写作对前人经验的再一回领教。无数的前贤曾无数次地表达他们的生命体会，以期后人比他们生活得更好。毕竟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但是后人往往更多地对他们进行着单纯的艺术欣赏，或者把他们当作文艺理论和文学历史来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人做学问，抽象成癖，高谈阔论，更在乎自己的声音是否响亮，很难于细微之处见精神。好比他人瓦上霜，不扫自家门前雪，这使我们这些后来者，一出门便滑倒，与先哲前贤山高水远难得见面。朦胧的道理是知道的，精致的纹理是模糊的。这就需要我们付出惨重的人生代价，一天一天地过，一点一点地体验和辨析，逐渐懂得一些事理。然而，年纪也就一年一年地大了起来。等到老了，什么都明白了，可是一切都来不及了。真是亏得慌！所以，趁我们还活着，那就活得更明白一点，更透彻一点，更纯粹一点，更轻松一点，更自然一点，更良善一点，更个性一点，更享受一点。

的姿势。藏房的烟囱炊烟袅袅升起，寺庙苏醒的法号低沉而悠远，格桑花、羊角花烂漫开放，倾听背水女孩胸前清脆的铃铛。

美人谷，从昨日禁锢的古堡吹奏世外的天音。

山脚下翻腾的河水，看上去异常平静，流淌在太阳、月亮、白云、雪山、土地、青稞、劳作、酒碗以及睡梦中，只有仔细谛听，才能得到时间深处的消息。美人谷不是来自想象，而是时间与空间的某种神异的结合。美人谷蛰伏于雪山深处，延续着古老的民俗，成为真正的世外桃源。叠翠的山峦，湍急的河流，黑色的碉楼，洁白的藏房，头帕与长袖，藏袍与锅庄，演绎着嘉绒儿女仙境般的生活。

那个傍晚，最让我动容的是晚饭时见到的那个端酥油茶的卓玛。在那间斑斓的藏房里，她带着幽谷的清香缓缓从客人身边走过，给所有人上过酥油茶，便静静地吧铜壶搁在窗台上，然后倚窗而立。她的心一定在轻轻跳动，仿佛初恋的震颤从月色中传来，而情歌就在手上的铜壶里翻滚。

窗外，也寂静也灿烂也冷清也温暖，不知从哪里传来琴弦的拨动，弦韵为酥油茶的暖烟滋润。卓玛高高的鼻梁上，大大的眼睛迷离而潮湿，柔润的小手无端拂拭着已经锃亮的铜壶，似乎在翻阅渐渐成长的情怀。轮回重复的安宁与恬淡的岁月，填满了希望的华年。一行行来自远古的歌谣，一阵阵行云流水般涌进鼓胀的心房。

直到今天，我觉得自己依然留在美人谷，沉醉在最初的花香泛滥的黄昏。

妙语
佳言

你是我心中的一支永远不来的红烛，发出柔和而温暖的光，默默照亮我前行的路。——摘自云南大学附属中学 李素梅的《那道风景》

少年作家
2009.03 43